



纸葫芦的传说

在一些地方，过端午节时还保留着一个民俗，那就是悬挂多彩的纸葫芦，以祈求一年中幸福平安、远离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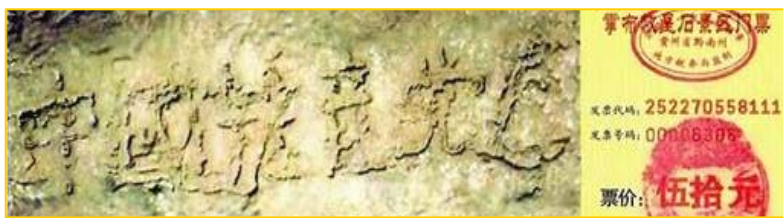
对于悬挂纸葫芦的由来有一个久远的传说。从前，一个村子新搬来了一户人家，是一个年轻的妇人领着两个可爱的孩子。妇人每次外出都抱着大一些的孩子，而让小一些的孩子跟在后面走。小孩子常常跟随不上而跌到，哭着喊妈妈。而那个妇人每次只是怜爱的看看小孩子。

一天，乡亲们拦住这个妇人询问她为什么从来不抱小孩子。“这两个虽然都是我的孩子，但大的孩子不是我亲生的，小的是我亲生的。”妇人简单地解释道。乡亲们听后感慨着散去了。这时来了个慈祥的老太太要送给妇人一个葫芦，并说：“善良的孩子啊，你回家把这宝贝葫芦悬挂在门上，就能遇难呈祥。”妇人赶快道谢，老太太微笑着走了。

结果没几天当地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家家户户都没有幸免，而唯独那妇人一家三口什么事情也没有。善良的妇人就把自己家没有得病的原因告诉了遭受病痛乡亲们。于是乡亲们赶忙都悬挂起葫芦，没有葫芦的就用彩纸叠剪成鲜艳的纸葫芦挂在门口应急。说来真奇怪，疫情真的就被很快控制住了，病人们也逐渐的康复了。乡亲们非常感谢这个善良的妇女，同时也深深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人只要心存善念，真的可以得到上天的庇护啊。从此当地的道德风气也越来越好了。

像这样的传说，在历史上还有很多。比如诺亚方舟的故事。上帝要降大洪水淘汰败坏了的人类，只有心地善良的诺亚一家听从上帝的命令造了一个巨大的方舟载着世界上的物种留了下来。过去很多人以为这都是故事或者“迷信”。然而考古、历史学家却发现在久远的年代，互不联系的世界各个民族（如玛雅、印度、巴比伦、希腊、印地安等）却同样流传着大洪水的传说——道德堕落的人们被上天淘汰了，只留下了好人。我国大禹治水的故事很可能发生在这次世界性大洪水的末期。

如今当我们面对越来越多的天灾和瘟疫流行时，在现代科学根本无力回天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历史的教训和祖先的教诲——善恶有报呢？当遇到法轮功学员善意地告诉我们“天灭中共、三退（退党团队）保命”，我们是否也应该好好慎重考虑呢？中共已经腐败透顶，而且在暴政中造成了八千万中国同胞的死亡，它会不会受到上天的惩罚呢？退出中共组织，从道义上讲，是为了远离邪恶的中共政治；从天意上讲，是为了废除举着右拳发下的把生命献给它的毒誓，不为它殉葬。俗话说“宁可信其有”、“天意不可违”。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为了生命的永远，请慎重地选择吧！◇



贵州省平塘县掌布风景区内的“藏字石”，被中科院地质专家鉴定为五百年前从崖壁落下一分为二，石头断面上天然形成六个字：中国共产党亡（见上图风景区门票）。而国内媒体报道时都隐去了最后一个字。

临沂真言

●山东● 第120期 2009年6月11日

天国乐团威震马六甲



二零零九年五月三十日，为了给马来西亚旅游做出贡献，由马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来到古城马六甲市中心公开演奏，《法轮大法好》等一首接一首雄浑激昂的乐曲震撼人心。天国乐团从A' Famosa古城门走向荷兰红屋，又来到“大马之眼”摩天轮以及古战船海事博物馆，所到之处吸引游客与市民停下脚步观赏，纷纷索取资料要进一步了解法轮功。◇



告诉你事实

中共为镇压法轮功找借口，编造了许多谎言。关于“敛财”法轮功1992年至1994年在国内传法，办班10天为一期，收费标准为新学员人民币40元，老学员人民币20元，这是全国气功办班中收费最低的。从1996年以来，任何人都可以从互联网免费下载所有法轮功的书籍和音像资料。想敛财，怎么会这样做呢？

炼功不让吃药吗？中央电视台造谣“法轮功学员不准看病”可那个录像带是断章取义的剪辑。原来的演讲之意是：法轮功学员不可以用气功给别人治病、看病。请参见《转法轮》第249页“法轮大法的真修弟子谁也不能给人治病”一段。然而，经过中央台把“法轮功学员不准看病”的意思竟变成了说法轮功学员自己有病了不准去看。

我劝世人想一想，共产党是什么党？
我劝世人看一看，共产官员都怎样？
我劝世人快觉醒，别再跟着邪党走；
我劝世人快自救，立即退出党团队。



弱女抗暴 民众声援

湖北省巴东县发生了一起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邓玉娇在遭到淫官强暴时奋起反击，手刃淫官。随后，邓玉娇被当地公安以“涉嫌杀人罪”拘捕，并被关在精神病医院近两周，其间遭到殴打和虐待，现被含糊地判以“防卫过当”，令全国人民为之震怒，上下正形成一股自 20 年前六四学生运动以来最强大的民意怒潮。

即使根据巴东警方的多次变换措辞、歪曲事实的所谓“通告”、也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邓玉娇是正当防卫。我们悲哀地看到，邓女仅是无数遭淫官凌辱的弱女子之一而已。不同的是，她的遭遇被曝光，从而引起全国和海外的关注、民间和众多媒体的声援，“贞节烈女”、“杨佳式女英雄”等呐喊更不绝于耳。然而公安部授意地方部门“不能放邓玉娇”，中宣部叫停报道并勒令所有媒体撤回在巴东采访的记者。在这种无视民意的纵容之下，巴东县公安胆大包天地做伪证、毁物证，甚至在北京律师的《起诉书》在网上发布以后，巴东县官方黑势力竟然瘫痪当地的网络，不让民众了解实情，殴打记者。在这样一个畸形的体制里，所谓法律已经沦为中共迫害人民的工具。事实上，在历次的官民冲突中，中共控制的法律从来就没有还给过人民一个公道，如孙志刚案、嫖宿幼女案、“俯卧撑”案、躲猫猫案……

当前中共惊恐不已、无所适从。中共高层思前想后的不是案件本身，忧心如焚的是那正逐渐凝聚的强大抗暴怒潮。在反复盘算中，不得已而为之地对黄德智和邓中佳实施非刑事处罚，同时极力淡化其涉嫌强奸的细节，为下一步打压民意的行动寻找喘息空间，中共的邪恶本质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顺应民意。自古道，天意不可逆，民心不可违。中共一意孤行的走到反天、反地、反人类的最后一步，实乃行将就木。任何对中共的期望都是对人间正义良知的羞辱，任何对民众生命的漠视，都是在助中共为虐。解体中共是中华民族自救的唯一出路！◇



※蒙阴县垛庄镇恶党人员行恶

二零零九年五月六日九至十一时，蒙阴县垛庄镇政府人员及垛庄镇派出所恶警再次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行恶，所到之处翻箱倒柜，掀床揭被，墙角昏具都不放过，肆无忌惮的进行非法骚扰、搜家、绑架、勒索。

北垛庄村法轮功学员张兴贵、李兆凤、刘乃香（抱着六、七个月的孙女）被劫持到垛庄镇派出所非法关押。五月九日，她们分别被强行勒索三千元后回家。这次绑架由不明大法真相的北垛庄村朱建华引路。

闫家庄村法轮功学员支昌胜，女，五十多岁，被劫持到垛庄镇派出所非法关押，被强行勒索五千元后回家。

瓦子坪村法轮功学员段尊菊被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垛庄镇派出所非法关押，后又被转到蒙阴县六一零非法关押。六天后县六一零强行勒索其家人一万六千元后放人。

※苍山法轮功学员李增朴、肖桂梅被非法绑架

世界上少了一个浪子

【明慧网】我曾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浪子。八、九岁时就和表哥学会了掏包、赌博、吸烟。上学也不好好上，总是逃学。十里八村都知道我是个坏小子。爸妈看我这个样子实在不行，到六年级就不叫我读书了。这样一直到十八、九岁，我去市里学二人转，那里太乱了，师生乱搞，我这个人虽然什么都干，却看不惯这个，所以学了一年就回家了。回家后，我无所事事，就到处打仗。我个子虽不高，打人却在行，不管你多高大，照打不怕。走到哪儿打到哪儿，走到哪儿哪儿都抓我。不得已东逃西躲，被公安追捕。一九九三年时，我把人砍伤，跑到我姑妈家，因手里没有钱，就和表弟再次干起了掏包，后因此被逮捕，判了一年劳教，那年我才二十五岁。

我劳教半年就出来了，得了一身病，走路都走不了了。身体慢慢恢复后，我也曾想过要从新做人，可是就改不了打仗的毛病，有人不拿好眼神看我，我都得找理由打他。

后来我开始接触法轮大法。随着对大法的了解，慢慢的我放下了许多。我在外地打工，还要供养我的小侄子。有一个人平时从我这儿拿点生活费，还一次借走几千元钱，我觉得对他够义气的了，可是我一次去他家时，他拿起木制小凳子狠狠打了我两下。我当时什么都没说，也没还手，但是我心里还有点委屈。想想师父的法，这可能是我欠人家的业债，我得还，光想舒服不行，这样心就平静了。

我在九六年认识一个女朋友，因为她没有户口，一直没结婚。我们生了一个儿子，但是近十年后，她离开了我，还带走了孩子。开始我心里非常不平：我对她百依百顺，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这样说走就走了？心里难过，想到要杀她全家。我知道这不对，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我就开始背法轮大法师父的话：“为名者气恨终生，为利者六亲不认，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恶者妒嫉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著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慢慢的，我发现我的心淡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否则我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

象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是法轮功改变了我，让世界上少了一个浪子。（文／东北法轮功新学员）◇

